

Fear Got
Black Wings



我的恐惧

是一只黑鸟

短篇小说集

陈崇正

著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我的恐惧

是一只黑鸟

短篇小说集

陈崇正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 / 陈崇正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60-7642-6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585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许泽红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付诗意

-
- | | |
|------|---|
| 书 名 | 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
WO DE KONGJU SHI YIZHI HEINIAO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
|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9.125 1 插页 |
| 字 数 | 160,000 字 |
|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9.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自序

十一種
恐懼



十三岁那年，外公走了，他留下了一片竹林。清明之后，下过几阵雨，从南边来的海风一吹，夏天的竹笋就开始冒头，一年收获的季节就算开始了。待到知了无休止地叫，便是夏笋最鲜甜的时候，竹笋价格也达到峰值，当然，偷笋的贼也来了。星夜，满天星斗，野外漆黑一片，我和父亲躲在一棵绿叶如盖的杨桃树下面，守着偷笋贼的出现。时间变得很慢也很模糊，仍然没有听到偷笋的啾啾声，耳边只有一声声的虫鸣和树叶尖的露水滴落在竹壳上的声音，当然还有我父亲的呼吸声。在这漆黑而单调的氛围里，我很快就打瞌睡了。迷迷糊糊只听见几声嘭嘭响，然后我便发现自己伏在父亲的背上出了林子。惊魂初定，我抬眼望去，天边已经透出一片白，而我父亲气喘吁吁。问他怎么了，

说是贼来了。定了定神之后，他带着我返回竹林，贼已经跑了，地上满是脚印。我这时才问父亲，贼来了你不是应该抓贼么？父亲没说话，很严肃，手里攥着用来打贼的扁担。我这才意识到，他是被贼吓跑的。

多年之后我反复回想这些情景：我跟父亲去抓贼，跟母亲去抓偷瓜贼，自己去抓偷竹叶的贼，没有一次不惊心动魄，因为我们一家都是胆小鬼。胆小鬼家族不敢远离那片土地，每一次对外面世界的探寻，对他们来说都是漂洋过海的冒险。我父亲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出去打工，却在归家的途中迷路了，狼狈归来；我妹妹出外打工，回来的时候怕辛苦赚下的八百块钱丢了，结果分成好几份藏起来，丝袜里、鞋垫里各藏了一份，到家时那些钱都被汗水浸湿。每个人都有胆小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成为家庭的笑料，胆小鬼家族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活着和笑着。

而我大概是家族中胆子最大的人吧——我是一直这么想的。一直到我在写作中不断检阅我的内心，才发现恐惧的基因从来没有离开我。我怕死，也怕痛，怕丢脸，怕高怕黑，怕寂寞，怕被嘲讽，怕被孤立，……我无数次想，如果我被放到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大概活不了太久。透过恐惧这个小孔，我看见了宿命以及对宿命的抗争和妥协；我理解卡夫卡，也理解所有生活在地洞里的动物；我理解种种生存的喜悦，不过是漂在苦咖啡上方好看的泡沫而已。

我外公并无子嗣，我被安顿在他的名下。所以他死的时候留给我一片竹林，他指指左边告诉我，那里有一缸稻谷；又指指右边说，那里有锄头农具。他让我自力更生，然后告诉我他将一条金项链卷在一件发硬的旧雨衣里头，就放在柜子上方靠墙的位置，上面落满了灰尘。可惜这条金项链最终不知所踪，大概是在办理丧事的过程中连同旧雨衣被当成垃圾丢掉了。但我那时候只有十三岁，更确切地说是十二岁半，我好吃贪玩，在花圃里藏了好几把生锈的铁匕首，到处寻找拳谱，一心想练成绝世武功，最大的理想是将内功心法写在佛经里头传诸后人。我看到黄土将我外公包围起来，石灰覆盖了他的棺木，竟然不会非常伤心。这件事最终只成为我小学作文的一个重要素材，而我发现没有人能懂得我的悲伤，因为那阵子，许多同学家里也死了爷爷奶奶。

多年以后回望这些场景，我突然发现，恐惧的对面，并不是勇敢或不恐惧，而是站着麻木。对于麻木，鲁迅先生已经说了太多。麻木是我们的另一个真相，附着在恐惧的背面，除了死亡，并没有一把钥匙能同时打开它们。

所以我要书写恐惧，它才是勇气诞生的源泉，它才是大多数人脚踩之处的质地。活在恐惧之中，与恐惧共存，是我们真实的状态。恐惧更多时候并非来自未知世界，而是来自于已知的莫测。我用十一部短篇小说去呈现它，然

而恐惧必定不只十一种，只是我的桌子上就恰好摆着十一道菜，冷菜和热菜都是我亲手烹制，我加入了我的悲悯，也加入了灵魂的坚韧。至于汤之浓淡，口味各异，非亲尝不可知也。

二〇一五年初夏

广州

目录

001

自序

十一种恐惧

001

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

039

碧河往事

059

遇见陆小雪

085

绿锁记

103

若隐若现

155

穿墙纪

177
灯盏照寒夜

197
没有翅膀的树

219
空间密码

237
幸福彼此平行

259
我有青鸟，不翼而飞

我的恐惧 是一只黑鸟

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
——《旧约·约伯记(Job)·第23章》

—

我三十岁生日那天，我二叔陈大同送了一本《圣经》给我，扉页写着：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写得歪歪扭扭的句子竟成了他留给世界最后的话。认识我二叔的人都知道，他终其一生，都在和恐惧做斗争——这是一种比较斯文的说法，准确的说法是，我二叔陈大同看起来有点神经质。我本来以为他会走完他传奇的一生，他的死亡怎么说也得染点个人色彩，比如：死在他练辟谷术的时候，死于癫狂（在自己的头上敲个洞大叫几声好），等等。但都没有——碧河大桥一断，我二叔连同他最心爱的自行车一起掉进江里，捞起来已经

面目全非，骨架撑着衣服，就如一只泡在水里的纸风筝。

我二叔的尸体被运了回来，整个半步村的人都感到伤心。当然，这是我的夸张之词。总之在我看来，他们总对着我哭丧着脸，他们的询问一遍又一遍地温习着我的悲痛。

当年，我那个当村长的父亲死的时候，全村的人也排着队到我家吊唁。我父亲的尸体就停在我二叔现在躺的这个地方。灵床是一张长方形的水杉木大床，祖祖辈辈，村里的老人会排着队一个一个到这里躺下。床很大，我一米八个头的父亲看起来很小。我二叔那一夜为我父亲守灵。那时，我二叔还没想过他有一天会死，但他的脑子已经开始犯迷糊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我母亲死得早，我父亲是村长，公务繁忙，东家的牛西家的犁，出问题全找他。从小我和二叔相处的时间，要比父亲多得多。于是，我二叔的脑袋一犯迷糊，大家看我的眼神也容易迷糊，似乎我和二叔都是同类项，平时拆开，必要时就合并。其实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从来都不迷糊，我的心跟镜子似的。我二叔说要用心镜看人，他的辟谷术我没学会，这一招看人的本领我倒学会了。

我父亲陈大康躺在灵床上，我二叔在他旁边坐了一夜，端端正正，不敢动弹。第二天，他依然精神抖擞地对我说，你爹昨夜和我说了个晚上的话，说那边已经是夏天，没有这边冷。我一听倒是打了一个冷战。但其实此时正是十月的天气，一点都不冷，反正我是打了冷战的。

八年前，我二十二岁，我父亲的尸体放了三天以后，就被送到火葬场。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我和二叔尾随坐在殡仪车里，旁边的铁箱里装着我瘦小的父亲，他一声不吭地躺在里面。我不停地抽烟，但二叔说太熏人，叫我别抽。他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扇，说：别抽！别再抽！我对他笑，他说：别笑！我的脸就僵住了。

骨灰盒很贵，但总得买，那些人就是押着死人坑活人的钱财。我买了骨灰盒回来，看到我二叔脸色发青，浑身颤抖。他指着那蒸锅一样的焚尸炉，齜着牙对我说：“我……我听到你爹啊的叫了一声！就这样，啊——，对，这样叫了一声，他一定在喊疼。”二叔的嘴唇变得很白，牙齿很黄，像电视里饮了毒酒的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永生难忘。

父亲死后到二叔死之前，要求土葬就成了二叔和我之间永恒的话题。我告诉他，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当村长，那么还有一点希望；而今，我只有他留给我的一点钱，没有权，更没有地，葬哪里？怎么葬？现在专业的挖尸队经常沿着各个山岭巡查，看到有土葬的新坟，挖了就运走，运到火葬场每具尸体可以拿两百块钱。他们都是用塑料薄膜纸包着湿漉漉的尸体，就往木板车上一放，噼里啪啦地就拉着往火葬场跑，有时总会掉一截手臂或小腿在路上，头发也掉得特别多，最多的是肉化出来的脓汁滴在草上，大白鹅一不小心吃到，翻个筋斗就死掉了。总之，我用尽

了一切办法，试图告诉我二叔，土葬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但我二叔全然不顾这些，像个孩子一样瞪着眼睛看我。

二

八年前我父亲像一条鱼一样被放在村里祠堂的灵床上，八年后，这种情景再次发生，这一回轮到我二叔。唯一的区别是，前者如一条金枪鱼，后者则如一条咸带鱼。

我二叔陈大同活着的时候，我试图说服依法实行火葬。但在他的理解里，我这是劝他去烧掉。他说他现在只有我一个亲人了，该死的和不该死的，都已经死光光了，而我正准备把他烧掉。他开始戒烟，并且出人意料竟然成功，因为他怕看到烟灰。除此以外，他还远离炉灶，怕见各种火光，连擦燃火柴他都哆嗦。猫也不养了。我家的黑猫一直很乖，它爱干净，有礼貌，而且爱好广泛。第一大爱好是喜欢炫耀它的平衡技术——它喜欢爬上对面五楼的天台水管，悠闲地蹲在细细的水管上，看小路上人来人往。它的第二个爱好，直接葬送它在我家继续生活的可能性——它喜欢在我烧水的时候蹲到灶台边看火。温暖的火光让它感觉舒服，它眯着眼，十分温柔。但这种温柔在我二叔看来十恶不赦，于是黑猫立刻便结束了它长达三年的幸福时光，被卖给村口的饮食店，也不知给谁吃掉了。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在门口的石墩上抽完第八根烟以后，我扛着鱼篙就出去了。天快黑的时候，我终于回来，裤管上湿漉漉的，滴着水。我手里提着一条大鱼，走进家里。我二叔早就已经饿了，他现在不但怕烧，而且怕饿，更怕死，于是天天练功。但练功之后，饿得更快，于是他摸着肚子一直在等我回来做饭。我一进门，他显得很高兴。一看到鱼，他显得更高兴。他说，我就知道你有本事，这么大一条鱼，今晚的菜好啊！我就知道你不是去跟卢寡妇勾搭去了，你是去钓鱼了！但我明确告诉他，今晚不吃鱼，吃酸菜。

“那你养着什么时候吃？有什么大节日？有客人？你又不生日？我也不生日？”他瞪着圆鼓鼓的眼睛看着我手里的鱼，一直嘀咕着。

我没理他，开始烧火煮饭。吃饭时，他还不时去望吊钩上那条大鱼，然后看看我。我只顾着吃饭，吃得津津有味。他鼓起勇气说，要不我去烧吧，鱼不新鲜就不好吃了。我说不用了，你怕火。他就不再吭声了。

当天夜里，我用几块木板钉了一只木盒子，将鱼放进去，埋在后园。天气还是那么热，连一点风都没有，知了拼命地叫，把土地都叫瘦了。几天之后，我把二叔请到后园，放把椅子，让他坐下。我就开始挖了。他说，挖什么，挖地瓜，挖什么宝？我挥汗如雨，终于把木盒子挖出来，此时，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我指着木盒子：这是棺材。我二叔点了

点头。我把盖子打开，请我二叔来欣赏那条鱼。于是他看到一团白色的虫子在大鱼上面蠕动，那条鱼已经面目全非，任由虫子从左眼爬进去，再从右边爬出来。我二叔依然眼睛圆鼓鼓地看了一会，哇地一声吐了。接着他拔腿就跑，穿过后门，进了院子，再从前门出去，一转眼就不见了影子。

我知道我用心良苦的现场教育终于有了效果，很满意地睡觉去了。我太累了，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但我发现我二叔不见了。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回来。

三

第二天中午，我开始寻找我二叔。两小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进了一片瓜地，瓜棚上的黄瓜实在诱人，看一眼都觉得一定是又甜又脆。我吃了两条。当我站起身回头望了一眼，顿时我的鸡皮疙瘩就如谷子一样粗，我看见两双眼睛正在瓜叶的掩盖之中盯着我看，两双眼睛看着我吃完两条黄瓜，啊——，我开始尖叫起来，然后是他们开始尖叫起来。三个声音一起叫。接着，我看到一男一女怀里抱着衣服矮着身子在瓜棚底下逃窜。他们的慌张倒使我镇定下来，我开始仔细看，看到他们弯腰走路的样子很像我家的黑猫。不过我们的黑猫已经死了。我掉转头，上了路，路边的杂草绊得我小腿好痒。